

輟

耕

錄

二



輟耕錄卷第十

御史五常

周景遠先生馳名能文。爲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每日與朋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呼謂曰。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爲士君子者。正欲爲五常主張也。使我今日謝絕故舊。是爲御史而無一常。寧不爲御史。不可滅人理。吏赧服而退。

官倉入粟

今官府收歛秋糧之際。比先涓吉啓倉。於青龍方敖房入粟六石六斗六升六合以應日。蓋國家初無定制。不知各處何以一皆如此。予意必取上下四方六合之意耳。

食物相反

凡食河豚者。一日內不可服湯藥。恐內有荊芥。蓋與此物大相反。亦惡烏頭附子之屬。予在江陰時。親見一儒者因此喪命。其子尤不可食。能使人脹死。嘗水浸試之。經宿。顆大如芡實。世傳中其毒者。亟飲穢物乃解。否則必亡。又聞不必用此。以龍腦浸水。或至寶丹。或橄欖。皆可解。後得一方。用槐花微炒過。與乾燕支各等分同搗粉。水調灌。大妙。

先輩諧謔

趙魏公刻私印曰水晶宮道人、錢唐周草窓先生密、以瑪瑙寺行者屬比之。魏公遂不用此印。後見先生同郡崔進之藥肆懸一牌曰養生主藥室、乃以敢死軍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設此牌。魏公語人曰：吾今日方爲水晶宮吐氣矣。先輩雖諧謔，自是可喜。

馬判

馮公士啓弼嘗言爲八番雲南宣慰司令史日。嘗因公差抵一站。日已莫矣。站吏告曰：今夜馬判上岸。麻線須暫停驛程以避之。問其故。閉目搖手不敢言。公怒。便上馬。行數十里。至大溪。忽見一物如屋。所謂烏刺赤者。下馬跪泣。若告訴狀。呼問何爲。亦閉目搖手弗荅。於是下馬祝之曰：某許昌人。竊祿來此。苟天命合盡。爾其啖之。否則容我行。祝畢。卽轉入溪中。腥風臭霧。觸人口鼻。旣而各上馬。比曙。抵前站站吏驚曰：是何麻線。大膽若是耶。公問此爲何物。始敢言曰：馬蟻精也。麻線。方言曰官人。烏刺赤。站之牧馬者。公官至禮部尙書。

字訓

善字訓多字。詩載馳。女子善懷。鄭箋：善猶多也。漢書：岸善崩。善亦多也。

丘真人

大宗師長春真人。姓丘氏。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濱都里人也。祖父業農。世稱善門。金皇

統戊辰正月十九日生。生而聰敏。有日者相之曰。此子當爲神仙宗伯。大定丙戌年十九。辭親居崑崙山。依道者脩真。丁亥。謁重陽全真開化王真君^嘉於海寧。請爲弟子。戊申。召見闕下。隨還終南山。貞祐乙亥。太祖平燕城。金主奔汴。丙子。復召不起。己卯。居萊州。時魯齊入宋。宋遣使來召。亦不起。是年五月。太祖自乃蠻國。遣近侍劉仲祿。持一手詔致聘。十一月。至隱所。詔文云。制曰。天厭中原。驕華大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慾莫生之情。反朴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圉共弊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恩素畜。練萬衆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爲一統。非朕之行有德。蓋金之政無恒。是以受天之佑。獲承至尊。南連趙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千載百世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太守重治平。猶懼有闕。且夫剡舟剡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朕踐祚已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訪聞丘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頤窮理。道沖德著。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棲巖谷。藏身隱形。闡祖宗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逕。莫可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懸闊。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爲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於詔章。誠望先生旣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衆生之願哉。故茲詔示。惟宜知悉。五月初一日筆。庚辰正月。北

行。二月至燕。欲候駕回朝謁。仲祿令從官曷刺馳奏。真人進表陳情。表曰。登州棲霞縣志道丘處機。近奉宣旨。遠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處機自念。謀生太拙。學道無成。辛苦萬端。老而不死。名雖播於諸國。道不加於衆人。內顧自傷。衷情誰測。前者南京及宋國屢召不從。今者龍庭一呼。卽至何也。伏聞皇帝天賜勇智。今古絕倫。道協威靈。華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竄海。不忍相違。且當冒雪衝霜。圖其一見。蓋聞車駕只在桓撫之北。及到燕京。聽得車駕遙遠。不知其幾千里。風塵瀕洞。天氣蒼黃。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則軍國之事。非己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爲難事。遂與宣差劉仲祿商議。不若且在燕京德興府等處盤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劉仲祿不從。故不免自納奏帖。念處機肯來歸命。遠冒風霜。伏望皇帝早下寬大之詔。詳其可否。兼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處機虛得其名。顏色樵頓。形容枯槁。伏望聖裁。龍兒年三月日奏。十月曷刺回復奉勅旨曰。成吉思皇帝勅真人丘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尙。朕以彼曾不遜。我伐用張。單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實力率之故。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揚威德。略駐車徒。重念雲軒旣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闊。瞻几杖以非遙。爰荅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旨不多及。十四日辛巳。十一月至邪迷思干城。壬

午三月過鐵門關。四月達行在所。時上在雪山之陽。舍館定。入見。上勞曰。他國徵聘皆不應。今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賜坐就食。設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之。約日問道。以回紇叛。親征不果。至九月。設庭燎。虛前席。延問至道。真人大略荅以節慾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向無爲清淨之理。上說。命左史書諸策。癸未。乞東還。賜號神仙。爵大宗師。掌管天下道教。甲申三月。至燕。八月。奉旨居太極宮。丁亥五月。特改太極爲長春。七月九日。留頌而逝。年八十。至元己巳_{正月}。旨詔贈五祖七真徽號。而曰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已上見蟠溪集。鳴道集。西游記。風雲慶會錄。七真年譜等書。初。真人自行在歸。道由宣德日。一富家新居落成。禮致下顧。將冀一言以爲福。旣入其室。默然無語。輒以所持鐵拄杖於窓戶牆壁上。頗毀數處而出。主人再拜希解悟。曰。爾屋完矣美矣。完而必毀。理孰然也。吾不爾毀。爾將無以圖厥終。今毀矣。爾宜思其毀而欲完。克保全之。則爾與爾子子孫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弗替。主人說服。吁。真人真知道哉。

南池鼃

宋季城信州。掘土處爲濠百畝許。在郡南。曰南池。池之旁可居。舊爲里人屋。歸附後。達魯花赤滅徹據有其地。每春夏之交。羣鼃聒耳。寢食不安。會三十八代天師張廣微與材朝京回。因以告。天師朱書符篆新瓦上。使人投池中。戒之曰。汝蠅毋再喧。自是至今寂然。

鴈子

漢書太液池中鳬雛鴈子布滿充積用鴈子甚佳王維詩蘆筍穿荷葉菱花冒鴈兒又新

趁辦官錢

浙省廣濟庫歲差杭城誣實戶若干名充役庫子以司出納比一家中侵用官錢太多無可爲償府判王某素號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于官又無可爲計則命小舟載之求食於西湖以貲納官鬼妾鬼馬不肖輩羣趨焉鮮于伯幾先生樞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漿誰家女綠慘紅愁羞不語低回忍淚傍郎船貪得船頭強歌舞玉壺美酒不須憂魚腹熊蹯棄如土陽臺夢短匆匆去鴛鴦鎖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桑濮歌行路後王之子孫有爲娼者天之報施一何捷也

鼎作牛鳴

義興王子明家饒於財所藏三代彝鼎六朝以來法書名畫實冠浙右每年必祈一籤於烈帝廟以卜休咎一歲籤詞有曰開溝鑿井當得古鼎殊不以爲意家人以商賈至汴夾谷郎中者藏一商彝絕精妙示之曰恐爾主翁未必有此物也歸以白卽遣齋金購得之比舊藏皆不能及至正壬辰寇起蘄黃將由義興取道犯浙西子明罄其所藏鑿深窖以埋之彝亦在列旣入窖作牛鳴者七夜頗可怪取出寄田家其窖後遭發掘獨此彝獲存

麀糟

俗語以不潔爲麀糟按霍去病傳麀皋蘭下注以世俗謂盡死殺人爲麀糟然義雖不同却有所出

越民考

邁里古思字善卿西夏人僑居松江家貧授徒以養母性至孝然落落不羈善諧謔名人士多與之遊至正甲午進士及第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比視篆天下雲擾所在悉痼瘵君撫字周至民愛之如父母乙未秋杭破遄卽克復浙省左丞楊完者以本部苗將持露布至統洞蠻甚衆意實覘視虛實又將流毒於我民也縱虐恣暴民皆束手惴惴不敢與爭無故劫府架閣照磨陳修家妻妾幾被汚君激怒填膺指揮吏兵收之郡民謹呼從事苗遂盡死後完者聞越民結義且固終不敢調兵渡浙江方集慶陷時江南行臺官流避抵慶元奉旨置治所於越遂檄君總統義民護城池君更募得勇悍者二千餘人以果毅二字爲號曰果毅軍練習武事分撥守要害乃日與常所往來者擊鮮飫醲酣咏叫嘯以爲娛樂雖戶外上官至不少延納永康寇起據有縣境君收復朝廷旌其功除江南浙西道廉訪司知事未上又除江東建康道經歷浙省丞相塔失帖木兒便宜除行樞密院判官君卽自署諸參謀爲幕官曰經歷曰都事者不可枚舉時御史大夫拜住哥任情禍吏爲爪牙又自統軍三千曰臺軍紀律不嚴民橫被擾害有訴於君君輒抑之衆軍皆怨怒然拜委瑣齷齪惟以鈎距致財爲務君不禮之或以諫君曰吾知上有君下有民耳安問其他拜聞頗銜之遂與臺軍元帥列占永安張某萬戶閻塔思不花王哈刺帖木兒等謀殺之未得間戊戌十月廿二日首事出兵蹙曹娥江與平章方國珍部下萬戶馮某鬪旣不利駐軍東關單騎馳歸拜意決矣廿三日遲明召君私第議事入至中門左右以鐵槌

過殺之初甚祕。守關軍自相謂：無已，殺總督官。我輩幸也。民始有聞之者，走白君部將浙東僉元帥黃中。諸參謀聞變，奔避不顧。至有墜城以出行四五十里者。初夜二鼓，中提軍入城，屯戒珠山。拜未及知，中臥病，方飲藥，得少汗，尙昏潰困頓。左右扶翼，擐甲上馬，遇臺軍於江橋，鬪十數合，破陣陷堅，身當矢石。郡民老幼皆號泣曰：殺我總督官，我尙何生爲？壯者助中軍殊死戰，臺軍一敗塗地，屠其二營，入拜家。姬侍奴隸死者相枕藉。一女爲隊官陳某所掠，舉君屍，無元。大索三日，得于溺池中。拜與二子匿梵宇幽隱處，民搜見之，齊唾其面，且罵曰：瞎賊！我總督官何罪，而令致於此耶？不自殺，執以歸中。冀中殺之，中解其縛，率諸軍羅拜之，曰：總督官忠肝義膽，照映天地，人神所共知。公信任儉邪，使國家之柱石隕于無辜，我之復讐，明大義也。殺我主將者，旣已斬之，公幸毋罪。拜執中以泣曰：我之罪尙何言？尙何言？繼而軍民爲君持服爲位以祭私，諡曰越民考。越六日，拜自劾，納印綬去。其印是夜遺失，中以白金百兩購得於一卒，以還行臺者。君未死先三日，有星大如梧椀，紅光燭天，墜鎮粵門，化爲石。及君出師，識者已卜君之有死兆矣。至是果驗云。

南村野史曰：兵，凶器也。戰，逆德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吾夫子必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蒼子路行三軍之間，夫邁里古思受任之初，殊有古賢縣令之風。一握兵柄，志滿意得，酣觴廢事，輕謀首亂，不旋踵而身首異處。蓋亦平昔越己之過，有以釀成此禍與？微中，則老母稚子亦皆几上之肉耳。原其忠君愛民之心，眈然與日星相昭明者，則無可議也。拜住爲國大臣，坐鎮四省，百官庶司，孰不聽令。邁之不

奉臺檄。擅興師旅。明問其罪。黜之可也。斬之可也。而乃陰結小醜。作爲此態。是盜殺之。非公論矣。民心之所以不服。良以是也。噫。享有尊爵重祿。而當國步艱難之日。既不思涓埃補報之道。又不責自己貪饕之非。反以謀害忠良爲先務。謂之無罪。得乎。故其妻妾子女。遭罹戮辱。實自取之。尙復可憐哉。

三姑六婆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蠍。庶乎淨宅之法。

不中用

不中用。不可用也。左傳成二年。郤子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杜預注。不中爲之役使。

國字

杜清碧先生^本字伯原。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分隸眞草。以至於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音。至正壬午。中書奏修三史。以翰林待制聘先生。起至武林。辭疾不行。盤桓久之。浙省平章康里子山公。嚙嚙時來訪。一日。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可侯。^{此喉音也}字爲首。先生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之全氣也。平章甚說服。

水畜

陶朱公養魚經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也。此二字亦奇。

纏足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爲潘貴妃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咏。皆六朝詞人纖豔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之姝麗。及言妝飾之華。眉目唇口。要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白。李商隱之輩。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偓香奩集。有咏屣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綴綴。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韞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窅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爲妙。以此知札脚自五代以來方爲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爲者少。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爲者爲恥也。

溺水不躍

漳州龍溪縣澳里人陳端才之妻蔡氏三玉。後至元間。本處寇起。掠其里。里媼集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寇追及。三玉亟以水漬衣。寇視三玉有姿色。欲先汙之。三玉紿曰。衣濕。更求衣。間寇取衣。投水死。寇曰。溺者必躍。以長竿絡釣。俟其躍。而舉之。屍竟不躍。寇退。三玉之父端廣。舟次上流。屍遂逆流附父舟。擗之不去。移舟遡河而上。屍從之上者三。父異甚。視則其女也。夫三玉一婦人耳。寧死不辱。出於天性。宜其貞爽不昧如此。

鎮陽

韃韃田地野馬或與蛟龍交遺精入地久之發起如笋上豐下儉鱗甲櫛比筋脉連絡其形絕類男陰名曰鎖陽卽肉從容之類或謂里婦之淫者就合之一得陰氣勃然怒長土人掘取洗滌去皮薄切曬乾以充藥貨功力百倍於從容也

輓客論三卦

淮南潘子素純嘗作輓卦譏世之仕宦人以突梯滑稽而得顯爵者雖曰資一時之譴浪調笑不爲無補於名教卦辭曰輓亨可小事亦可大事彖曰輓亨天地輓而四時行日月輓而晝夜明上下輓而萬事成輓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輓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輓出門無咎象曰出門便輓又何咎也六二傳于鐵轄象曰傳于鐵轄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輓輓厲無咎象曰終日輓輓雖危無咎也九四模稜吉象曰模稜之吉以隨時也六五神輓象曰六五神輓老於事也上六或錫之高爵天下椰榆之象曰以輓受爵亦不足敬也此篇或者又謂自宋末卽有非潘所造未審是否後平江蔡宗魯衛作客卦爻配之曰客亨利居閒不利有所爲彖曰客鄙嗇也利居閒無所求也不利有所爲恐致禍也初六居富客於周急悔亡無攸利象曰客於周急不恤其貧也悔亡無攸利已終有望也六二聽婦言至客不養其親不恤其弟貞凶象曰聽婦言昵於私也不養其親忘大恩也不恤其弟失大義也雖養弗時亦致災也故貞凶九三極客客其財不吝其身於行非宜象曰客其財斯致富也不吝其身乃輕

生也。六四太吝。君子吉。小人凶。象曰：吝於君子，雖有言，無尤也；吝於小人，雖不有言，終有悔也。六五不吝於色，務所欲，終以死亡。凶，朋來，吝於酒食，弗克歡，無咎。象曰：不吝於色，惑於淫也；務所欲，樂其順從也。終以死亡，凶可知也。朋來，從其類也；吝於酒食，誠大謬也。雖弗克歡，而無咎也。上九居其家，不吝於內，吝於教子，弗叶吉。象曰：居其家，妄自尊也；不吝於內，畏寡妻也；吝於教子，終無所成也。近扶風馬文璧琬又作諛卦曰：諛，貞亨，初吉終凶，利見小人，不利于君子。象曰：貞，正也；亨，通也；通乎正言，諛或庶幾也。終凶，諛不由初也；利見小人，猶同類也；不利于君子，入於邪也。象曰：麗口掉舌，諛君子以求名干祿。初九諛于同朋，無咎。象曰：同朋于諛，又誰咎也。九二略施于民，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衆聽也。六三來其諛，酒食用享。象曰：來其諛，民取則也；享其酒食，以崇功也。九四飾言如簧，以娛彼心，用獲南金。象曰：娛人獲金，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終日高諛，王用徵，安車以迎，終歲弗寧，後有凶。象曰：以諛受徵，不羞也。終歲弗寧，祇足煩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上六莽諛不已，四方欲殺之。象曰：莽諛衆怒，殺之何過也。右三卦切中時病，真得風刺之正，因併錄之。

烏涎戶

廣東采珠之人，懸絙于腰，沉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絙，舶上人挈出之，葬于鼃鼃蛟龍之腹者，比比有焉。有司名曰烏涎戶，涎音但。仁宗登極，特旨故免，時敬公戴卿爲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俾該管掾史立案，令廣東帥府抄具烏涎戶一一籍貫姓名，置冊申解他省。官曰：中書咨文無是，恐不必也。公曰：萬一乃

申明舊典庶不害及良民未幾太后中使至人咸服公先見之明

重臺

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重臺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注云日中爲王食時爲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皂人定爲興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昃爲臺隅日中出闕不在第等王公曠其位又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興興臣臺則所謂臺者十等之至卑今豈亦本是與然加以重字尤有意

日子

文選曹公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

輟耕錄卷第十一

寫像祕訣

王思善^釋自號癡絕生。其先睦人居杭之新門。篤志好學。雅有才思。至正乙酉間。攜李葉居仲廣居。寓思善之東里。教授。余從永嘉李五峯先生孝光往訪之。時思善在諸生中。年方十二三。已能丹青。亦解寫真。先生卽俾作一圓光小像。面部僅大如錢。而宛然無毫髮異。先生喜。作文以華之。爾後余復託交於非惟人日華^暈。遂與思善爲忘年友。思善繼得吳中顧周道^達。緒言開發。益造精微。是故於小像特妙。其尊貌人之形似。抑且得人之神氣。嘗授余祕訣。并采繪法。今著于此。與好事者共之。凡寫像須通曉相法。蓋人之面貌部位。與夫五嶽四瀆。各各不侔。自有相對照處。而四時氣色亦異。彼方叫嘯談話之間。本真性情發見。我則靜而求之。默識于心。閉目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然後以淡墨霸定。逐旋積起。先蘭臺庭尉。次鼻準。鼻準旣成。以之爲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筆下來。如低。取眼堂邊一筆下來。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則側邊一筆下來。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額。次頰。次髮際。次耳。次髮。次頭。次打圈。打圈者。面部也。必宜如此一一對去。庶幾無纖毫損失。近代俗工。膠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傳寫。因是萬無一得。此又何足怪哉。吁。吾不可奈何矣。

采繪法

凡面色先用三朱膩粉方粉藤黃檀子土黃京墨合和襯底。上面仍用底粉薄籠。然後用檀子墨水幹染。面色白者粉入少土黃。燕支不用。臙脂則三朱。紅者前件色入少土朱。紫堂者粉檀子老青入少臙脂。黃者粉土黃入少土朱。青黑者粉入檀子土黃老青各一點。粉薄罩。檀墨幹已上看顏色清濁加減用。又不可執一也。

口角燕支淡。如要帶笑容。口角兩筆略放起。

眼中白染瞳子外兩筆。次用煙子點睛。墨打圈。眼梢微起。有摺便笑。

口唇上臙脂騫。

鼻色紅臙脂微籠。

面雀斑淡墨水幹。麻檀水幹。

髯色黑者依鬢髮渲。紫者檀墨間渲。黃紅者藤黃檀子渲。

髮先用墨染。次用煙子渲。有間渲排渲亂渲。當自取用。

手指甲先用臙脂染。次用粉染根。

凡染婦女面色臙脂粉襯。薄粉籠。淡檀墨幹。

凡染法白紙上先染後却罩粉。然後再染提掇。絹則先襯背後。